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杜詩攬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閻 澧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杜詩攷

別集類一 唐

提要

臣等謹案杜詩攷四卷明唐元竑撰元竑字遠生烏程人萬厯戊子舉人明亡不食死論者以首陽餓夫比之是編乃其讀杜詩逐首劄記所閱蓋千家注本其中附載劉辰翁評故多駁正辰翁語自宋人倡詩史之說而箋

杜詩者遂以劉昫宋初二書據為稿本一字一句務使與紀傳相符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感事憂時風人之旨杜詩所以高於諸家者固在於是然集中根本不過數十首耳咏月而以為比肅宗咏螢而以為比李輔國則詩家無景物矣謂紈袴下服比小人謂儒冠上服比君子則詩家無字句矣元竑所論雖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會涵泳性情頗能

會于意言之外其中如白鷗沒浩蕩句必抑
蘇軾而申宋敏求宛馬總肥秦苜蓿句正用
漢武帝離宮種苜蓿事而執誤本春苜蓿字
以為不對漢嫖姚又往往喜言詩識尤屬不
經然大旨合者為多勝舊注之穿鑿遠矣乾
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攷卷一

明 唐元竑 撰

望嶽詩岱宗夫如何想像語也心已馳絕頂矣青未了
謂望止一面故以起結呼應解者失之歸鴈詩望盡似
猶見更鍊之則曰決皆入歸鳥亦猶獨鳥怪人看更鍊
之則曰鳥窺新捲簾彼此相較卽知火候矣所謂剝一
層深一層也

與李白同尋范隱居詩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謂行
比伯夷不必情同張翰也與老去悲秋頸聯皆翻案用
事皆不甚佳然改惟字卽與結句重複少味矣

李鄴侯云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贈李白
絕句未就丹砂愧葛洪不去也末二句不貴也二李皆
謫仙此詩畫出青蓮影子

對雨書懷詩震雷翻幕燕翻者驚飛也

已上人茅齋詩天棘蔓青絲恒語耳乃有改為夢字者

江蓮搖白羽亦不必謂羽為扇蓮瓣何至似扇耶且已
公非齊已齊已晚唐人去杜甚遠歐註誤也

畫鷹詩素練風霜起形容語也題畫常意耳謂是未畫
時絹色復成何語

臨邑弟苦雨詩題云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而
結乃云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
巨鰲自以大水為快謔語高談殊覺不知痛癢故云用
寬其意當知急者自急非此語所能寬也因思古今負

絕技人多不諳世務右軍帖足下今年正七十耶想復
勤加頤養而復云吾年垂耳順正恐前路欲逼此豈應
對七十老人言也公又時以殺身勸人而孟襄陽對玄
宗誦不才明主棄此皆自率胸臆初不知有轉喉觸諱
哀哉不能言非謂此等乎乃知癡點各半不止虎頭豈
獨造物與齒去角亦坐精神不能兩用耳

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傳卽左傳正用彼事欲其追
念疇昔兄弟之交勗以不忘也註未是

李杜千古齊名然杜亟稱李而李落落不答或謂杜期
李太過反為所誚荆公獨謂不然清新庾開府俊逸鮑
參軍但比之庾鮑又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詩又
在庾鮑下此論非也昔之庾鮑猶今之李杜蓋人人尸
而祝之者杜謂李才兼二子同時同業之人推重至此
故啓口即云白也詩無敵荆公忘之耶蓋李眼空一世
雖與杜善仍自落落不妨是李高處至杜深愛其詩思
之不置我用我法亦正是杜高處未可以俗見議之也

胡元瑞云子美不獨虛心太白即高岑輩無所不傾倒然二子推轂杜者亦無幾信然史稱杜善李白高適而集中寄高諸詩意皆不能無望獨于李無之故知當時杜實自謂攀李不及也且李聲彩之盛當代更無與儔如其宗人陽水所謂古今文集過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蓋實錄也而唐人選唐詩今所流傳于世者諸家品隲無論當否杜大都無處厠足蓋當時極重科目杜終于不第三百年詩人之冠自是宋人推戴語親見

楊子雲祿位容貌時誰肯遽為之下哉

青蓮曠世逸才當時號為謫仙公詩方期拾瑤草又還
丹日月遲又未就丹砂愧葛洪皆以出世期之然青蓮
志在匡時自方東山謝安石公前後贈言但許以千秋
名無片言及此也至永王事極為昭雪乃又引楚筵辭
醴為言則後人謂公詩因孔巢父問訊李白不無微意
非穿鑿也其嚴又如此至讀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之句兩人交情千古如見公惓惓于李不必言李除飯

顥謔語外止有魯郡東石門及沙丘城下二篇然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及思君如汶水浩蕩向南征情至可想矣何必累牘始稱知己哉嚴子陵有云買菜乎求益也

宋員外舊莊詩吟詩許更過針芥相投語也謂尊慕前輩信然謂非自負則不可

夜宴左氏莊詩檢書燒燭短吾嘗夜坐讀書苦燭易竟輒念此語爾時方宴何至是耶詩書琴劍雜見篇中備

此四事可謂雅集矣竟未識左氏何人也詩罷聞吳詠
扁舟意不忘公曾客吳相去未久意者所指如今之棹
歌耶

奉寄河南韋尹詩有客傳河尹須溪笑之吾以為河尹
猶關尹也彼既可稱此何足笑況唐詩中稱河尹者豈
止公一人哉獨此詩首云逢人問孔融中云濁酒尋陶
令丹砂訪葛洪謬慙知蒯子真怯笑揚雄末復云尸鄉
餘土室難說祝雞翁引古人以自比何其層見叠出也

此則不可為法

五七言為途窄矣用字不得不減如浣花溪曰花溪錦官城曰錦城皆文而妥馬卿方朔用慣不覺劉牢葛亮儉矣九十九泉曰十九泉自非誤記何至于此

贈韋左丞詩甲子混沌塗正用絳縣老人事下語極有斤兩老驥思千里蒼鷹待一呼所謂矜餘力也結句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此感激字有異詩中自矜正欲以言感之且激之不識韋能略一動念否探詞也至純

袴不餓死一篇高自標置抑又甚矣然終于難撼東入
海西去秦所謂何天不可飛也當時士子干謁公卿慣
用此法謂之押闔公雖自負本色故自不同其後贈別
賀蘭鈺云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
嬰餓貧卽此意也其起句云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
今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動卽撼意所謂感激也註謂
韋曾薦公不知何據甚愧丈人厚四句感其贊已而已
正惟贊而不薦故以此言激之如果曾薦公公尋常受

人酒食尚深致愧謝何以詩中一字不及耶

捭闔雖士子惡習然終是盛世事蓋必海宇右文公卿
下士時始有之其初始于一二豪傑急于自見稍露鋒
鏑適遇當道虛懷愛才傾蓋納交遂成佳話于是不安
貧賤者羣起效之遂相沿有傲妄之目然傲則非妄妄
則非傲傲者有而不能藏如瘦人多骨妄者無而詐為
有如病人浮腫相去天淵世人槩言傲妄所謂涇渭不
分故使偽者售而真者絀也如公有激之言雖稍不遜

要非妄也乃其後妄人竟為當道所厭惡故杜佑之客
至召與食而面數之甚者如陳少遊殺之矣致使韋布
膽寒更變為稱功頌德脅肩諂笑以覬餘瀝而一劍霜
寒十四州欲改為四十始許相見摘詞家復何所容其
足乎此可以觀世變也

讀書破萬卷此破字頗難解猶諺云破財財雖未罄已
經消耗曰破萬卷未必首尾皆誦通已無不寓目者此
雖誇語却甚斟酌白鷗沒浩蕩宋敏求定作波字極是

東坡說非也毋論鷗不解沒但沒浩蕩無此句法

或謂贈汝陽王詩結句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亦卽
贈韋意否曰非也汝陽殷殷願交于公讀招要恩屢至
一語可見篇中極口譽之豈紈袴不餓死比哉淮王客
用八公事愧孫登翻用叔夜語意謂雖不能效八公以
王仙去要能超然自引與碌碌奔走者異若汲黯之重
大將軍侯嬴之重公子正是酬知意但與庸人不同耳
贈張四學士詩黃麻似六經尊昭代也

武衛將軍挽詩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
猛噬失蹻騰第三句頂舞劍第四句頂射獸公詩多有
此法夢弼註未是赤羽千夫膳赤羽字可實可虛只當
軍中字用耳註引赤羽若日白羽若月語不錯指鴈為
炙可給千夫否且箭可言羽何言赤羽況纔言射獸又
復射鳥成何章法或疑赤羽豈可代軍中字曰東走窮
歸鶴南征盡跼鳶遼東交趾字不妨如此代用可例觀
也

登慈恩寺塔詩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公益以佛法
為詩用亦猶荆公坐禪成胡茄十八拍文人通病不覺
自招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俗人真語亦安知象教
力也唐詩多有此如過櫓妨僧定使過櫓可妨豈得言
定耶

鷓鴣水鳥也吾郡水鄉最多此物土音直云鼻涕然考
鷓字本具平仄二音公詩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鷓鴣平
韻也鐫錯碧甕鷓鴣膏仄韻也隨宜用之如廉頗枚乘

翠華乘輿等字亦然

贈鮮于京兆詩計疎疑翰墨時過憶松筠雖自憐語然
古今求名人誰免此者計疎始疑當得意時決不自疑
時過方憶正塵勞中決不能憶也語特真至所以為妙
貧交行只四句濃至悲慨已極詩正不貴多

白絲行縹絲須長不須白慨末世貴飾賤真也此詩字
字用意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謂致飾則
喪真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工于飾者彌

縫巧妙使人不覺也春天衣著為君舞四句狀其輕薄
得時之態香汗清塵汚顏色開新念舊置何許一朝敗
露又有輕薄者起而代之舊者棄不用也君不見才士
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非謂無人汲引才士謂才士
任真恥為飾自知衲鑿不受人憐蓋預恐飾者難久為
人所棄故寧忍羈旅耳他日又曰畏人嫌我真正是此
詩註脚

贈哥舒詩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與鮮于仲通詩脫

略蟠溪釣語皆妙有斟酌貧士贈達官不肯一字苟下
如此非一味貢諛者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勲業與
交親何與只氣槩二字憑藉門牆揚揚得意之態迄今
在目也與朝退若無憑正好對看賢不肖相去何啻千
里投贈詩及此者防身一長劒將欲倚崆峒方擬依託
以自見故耳非因高達夫在當不作此想

送高三十五詩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
安用窮邊為公一生持論若此宋儒極推重之不獨以

詩也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謂唐時叅軍簿尉受杖者是鮑引昌黎詩駁之非也詩意瞭然不煩他證此與飢鷹側翅跨馬觸熱下語皆帶輕薄從古豪傑皆取功名於涕唾之間此亦何足諱且恥而公固深不滿之亦繇其性固然漢世祖所謂狂奴故態也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試與青蓮醉眠攜手及憐君如弟兄等語相較則高李交情厚薄原自不侔高五十始學為詩其人濶達負氣骨留心世務益青蓮一流人然作略實非嚴

武比公納交徒以詩故前後寄贈但稱其詩未嘗于貴顯後有一字浮譽卽此亦今人所萬不能及也

贈崔于二學士詩倚風遺虺路隨水到龍門諺所謂順風順水也陵厲不飛翻陵厲字較奮迅更有氣儒術仍難起以不飛翻故家聲庶已存以陵厲故

倚風遺虺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寧無燕雀喧參差頂針法也又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又疎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

陰益食單涼又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
夢盡失歡娛又御鞍金驤裏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鈎落
思波錦帕舒又羅襪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衝壽酒
走索背秋毫又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霾楚氣
潮海蹴吳天又君不見道傍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
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皆同此法至灩
澦堆詩沈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
混茫西閣期嚴明府詩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

霜鍾徹花催蠟炬銷在近體中二聯尤為僅見又寄張
山人彪詩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
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六句參差頂針亦為
僅見

何將軍山林詩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二語意異謂
未善操舟偏能泅水也乞吳兒極誇其能猶言賈餘勇
或謂就吳兒乞解水法毋論二句合掌就本句論亦不
成語矣

金匱要略卷之八
贈鄭廣文醉時歌精妙不必言事後追考之頗似一篇
挽詩與其生平歷履句句貼合公無前知術何繇得此
昔人畫龍點睛輒飛去畫女子刺心卽痛伎藝到絕處
豈有神靈憑其筆端耶詩有識若此毋怪今人動多忌
諱見貧病老死字毛豎色變棄去不肯竟讀也然鄭之
餓死命也不因公此詩其千古猶有生色則實以此詩
故殆難為俗人言

麗人行青鳥飛去銜紅巾似用漢武事謂傳命女侍耳

重過何氏詩問訊橋東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
枕乃吾廬喜出望外筆底躍然便知問訊而不報者蓋
有之矣貧士落莫得此不易言外可想此何將軍亦甚
微瑣竟因數詩不朽千載尋常一席酒勝沙場血戰詩
人有權顧安得人人詩悉如少陵者

前詩酒醒思臥簟客不肯去矣後詩高枕乃吾廬殆有
甚焉又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又自今幽興熟來往
亦無期又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何不憚煩也東道

主人家纔足稻梁耳恐未免攢眉

文始象形字者孳也從文而出孳生不已摘詞家亦然
但能創業垂統不患無傳千載而下自有嫡肩如漢陂
行一篇用意從漢武秋風歌來只歡樂極兮哀情多一
語演出如許奇思變態裊窈蒼茫真有鬼神在其腕下
所謂脫胎也

漢陂西南臺詩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
空蒙辨漁艇亦是頂針句懷新二語所攝蓋廣鮫人荒

唐故曰懷新漁艇約畧故曰接要各舉一為証也句法大都自靈運來知歸俗可忽亦謝句而稍變之蓋內重則外自輕知歸二字良復不易可字妙苟非其人俗未易忽也世復輕驛騶吾甘雜蛙黽許是知歸之言

寄高三十五詩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言其詩可貴也又云主將奴才子崆峒足凱歌則所謂新詩日又多者無非寄人籬下頌德稱功句法雖佳亦不足貴也已故首用歎息字深憫之也公寄高如此晚年在鄭公幕

下忽忽不樂遄歸故林高允云恐負翟黑子賢者胸襟略同也

贈陳二補闕結句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陳時已老矣休看字妙謂老當益壯也公之自言則曰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蓋賜緋後詩也

漢世祖云郎官上應列宿今遂為詞家通用若引以為榮者殊不知盜賊狗馬亦皆上應列宿豈止郎官而已沈東美除膳部郎詩云詩律羣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

便寓直列宿頓輝光觀其下語獨自斟酌蓋人能增列宿之光列宿不能增人之光也

歎庭前甘菊詩庭前之菊卽野外所移庭前得地矣以移故開遲野外先開以不得地但堪采擷耳二者難兼此歎意也

沙苑行結句雖未成龍亦有神馬亦如是魚亦如是故曰異物同情氣苑中偶有巨魚便扯以配馬亦是漫筆偶及謂馬與龍交錯解精氣二字矣鄧公驄馬行雲物

晦冥方降精始是馬與龍交此詩不爾也

邵氏聞見錄云子美以鄭季對文章春首宿對霍嫫姚
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此論未當初盛諸公句法
對偶多不甚工不獨公一人即公詩亦不獨此二語雖
不得高格然一經拈出實是語病所惡于對偶太切者
謂戀句字傷氣格耳如使氣格不傷對偶固應工整即
如春首宿霍嫫姚縱云不得于格豈謂格必如是始高
耶他日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則生平不細處公固病之

矣後人乃有學為此等者不黽勉氣格而徒矜拙朴亦復何難

詩至少陵可謂聖矣其自稱曰學詩猶孺子何謙甚也此猶投贈達官之語其贈僧亦曰小子思疎濶豈能達詞門至許十一何人斯而夜聽誦詩篇中云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又云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蓋儼然師道事之求其指教真所謂能問不能處處得師豈止王楊盧駱已哉後人于此道稍辨菽麥輒已高蹈遐矚

蔑視儕輩矣況肯容人攻其短乎所以終不能超邁也
與鄆縣源少府詩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謂舟未泊
岸欲逃不得也公本好劇飲故以此頌主人之情非真
以為苦如尋崔戢李封云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
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語極感激至陪李金吾花下飲
云香醪懶再沽結云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乃是不
滿語也其自言曰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

官定後戲贈詩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

率府且逍遙公時擢尉不拜改授右衛率府參軍參軍
冷曹而優于體一羣縣尉驢騾幾個參軍鵝鴨行當
時語也怕趨走且逍遙以此柴桑自挽後人尚有擬者
自贈題極新最堪口實竟未見有繼起何耶

崔少府高齋詩相對十丈蛟欸翻盤渦圻與震雷翻幕
燕皆偶然目擊語使本無是事寓言及之毋論意涉捏
怪卽其語亦有何致但幕燕純是景語十丈蛟則感時
託興意有屬耳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須溪解佳烟

漱壑松栢禿及枯查卷拔樹礪礪共充塞皆是畫筆至
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則彷彿傳神畫工不當閤筆
耶人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城市山林無適而可故曰
艱險路更跼

彭衙行于危窘中得一飯之惠故自感不能忘

曲江詩吾人甘作心似灰語稍率而未練遂令註者不
能了了前云比屋豪華固難數後云杜曲幸有桑麻田
故將移住南山邊因弟姪之悲作慰語耳雄豪放蕩詩

則似之作者意不爾

一百五日夜對月詩全首與今夜鄜州月同意鄜州詩已極哀怨此詩更帶牢騷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恨語也極一時無可奈何之意與青蓮剗却君山好平添湘水流相去千里彼語出自曠襟若不辨來源幾欲例看矣須溪註尤誤所謂語貴不犯者必以月中桂比君側奸邪耳毋論比擬不當更將千古奇幻語扯入腐鄉失豈細耶大都此詩全首似騷語都不倫他離放紅藥

似言別當秋時夢弼註紅藥不錯桂自可稱紅藥廊州
詩題但稱月夜此但云對月觸景懷人取自喻耳政不
必人人盡解然亦豈遂不可解誤夫婦作君臣句意舛
錯讀始難通獨不思起曰無家結曰牛女與君臣何涉
耶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詩蔡侯靜者意有
餘中夜置酒臨前除蔡侯為誰何不見題中

送從弟亞詩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

危異人至夏行秋令鳥亦先時也不因一時殺運便憂
叔季謂方當盛夏耳下語想見忠愛亞以布衣奮舌廷
對所言大都兵法故也其敘君臣皆泣一段足補本傳
之缺亞實才士公亦具眼時止為判官便以夾輔期之
後竟致位通顯備極驕奢公未嘗纖毫得其益何取同
宗兄弟為

送韋十六評事詩挺身艱險際張目視寇讐能張目決
不至汚賊黨公有所試矣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

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戈矛所及龍鳥不得安居黎庶
不言可知

北征詩灑掃數不缺謂內員備官也數字音朔安得此
拙句

瘦馬行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昭雪至此
始是憐才然實咏馬耳決不為房琯而發何以知之公
詠畫馬尚多極口揄揚生平擬琯以聖賢豪傑語豈寥
寥若是且琯雖罪廢時論惜之多望其復起當時行已

召用使非病死未可料也況公屬望尤切者耶絆之欲
動轉鼓側此豈有意仍騰驤果為琯作肯出此語否

早朝大明宮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卽右丞日色纔臨仙
掌動意也宣政殿退朝詩雲近蓬萊常五色卽右丞香
烟欲傍袞龍浮意也句法工力悉敵可謂爭勝毫釐然
二詩俱不及右丞

旌旗日暖一聯古今稱其壯麗須溪云若非微字清灑
不免凝肥論似精細實亦未然旌旗句麗而帶巧巧正

癡之反也宮殿句清灑者當因用燕雀字亦不因微字
細味自知此題王岑二詩精金美玉不相上下岑之工
鍊更勝于王但王氣象獨擅終不肯亞之至公詩得與
抗衡者獨旌旗一聯餘固不敵也宣政殿詩亦非至極
紫宸殿退朝一首故為傑出起語既自豁眼動人領聯
遂兼王岑之長頸聯天顏有喜近臣知尤諸公所不能
道

題省中壁起句掖垣竹埤梧十尋竹埤猶言竹屏送賈

閣老云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卽此梧也又按埤與
卑字通用古文中多有之荀子埤汚庸俗後漢書清河
埤下公胸中有學或偶用古字耳如註言世豈有十尋
之竹耶

春宿左省及送張司馬南海勒碑詩皆五言近體中之
精妙者岑寄公詩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公答云君
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殆似敝縕袍與狐貉立也中允
聲名久一詩語雖質却自沈痛不可及

曲江二詩俱妙對偶甚工雖意極傾倒未嘗小縱繩墨
惟首篇結句語直致少味耳次篇朝回日日典春衣每
日江頭盡醉歸每日字吾定為每向傳刻誤也童子學
為聲句便知避此公豈草草若是

送程錄事詩意鍾老栢青義動修蛇蟄謂感程鍾情高
義使病昏之人聰明復返若老栢更青蟄蛇仍動也今
人不肯以蟄蛇自比遂覺此語暗耳未審所推酒饌幾
何遂蒙千載鮑叔之譽貧士可憐然結句云念君惜羽

翻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鵲聞呼向禽急此豈飲食之
人所辦

送李校書詩鷹子赤毛驥兒龍脊比李父子羨之至矣
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昔
人所謂父子情深不覺至此故此詩末語極無聊賴神
宗末年有一監司新到任太守具手本謁之正延叅次
忽頓足罵曰狗子太守愕然出倩人叩其故監司曰吾
見太守年甚少視其手本止二十幾歲吾兒正與同歲

而愚駭碌碌故罵之耳非罵太守也當時傳以為笑人情不甚相遠至小閣詩泛舟慙小婦飄泊損紅顏是見小婦之貌忽自愧其老醜亦可資一噱也

此校書乃李舟舟與妹書論天堂地獄洵是千古名言讀篇中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是既擅才名又能恭謹可謂賢者而竟遭讒妒廢瘠以死豈非命耶篇尾長雲濕襖斜漢水饒巨石亦似詩識也

題鄭十八著作丈詩若除去第五橋東及方朔歲星等

八句作近體甚妙

出金光門詩移官豈至尊雖甚得體然當時實無讒邪
毀傷之也疏救房瑄肅宗大怒下三司推問宰相張鎰
救之得免奈何作此語耶今遂為後世遷謫通用套語
矣

望嶽詩及早秋苦熱詩皆全首縱盪如駿馬振脫羈勒
奔逸難制時公初到華州失意時所作也微帶牢騷故
筆底乃爾

寄高三十五詩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句法從圻父
予王之爪牙來呼而問之也安穩字最得情諺有之曰
坐時不覺立時飢

遣興三首情至之語宛轉頓挫與羌村詩音節彷彿遣
興五首惟長陵銳頭兒一首佳

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又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
又淹泊仍愁虎又啼畏猛虎聞又不寐防巴虎又於菟
侵客恨又人少豺虎多集中畏虎語可謂多矣然又云

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過人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又
云避喧甘猛虎噫非大不得已何語激至是

貽阮隱居詩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語極可味

至日遣興詩結句愁對寒雲雪滿山恒語耳改雪為白
將毋惡劣

戲贈秦少府詩昨夜邀歡樂更無謂無如此夕樂耳語
意了了註謂不如去年謬甚

不見李生詩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青蓮意氣豪

上不可一世世人欲殺宜也至鄭虔酒後常稱老畫師
亦可謂與人無爭者而公詩云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
惡乃知妒賢嫉能古今恒態不必白眼視人始一步不
可行也公深嘗此味故自言曰青眼只逢窮傷矣鄭之
蒙譴得從摩詰例麗於輕典摩詰賴弟縉上章願削官
贖罪鄭無所恃惟是身陷賊中密章達靈武與摩詰凝
碧池詩皆為帝所原諒故而野史載鄭及摩詰為崔圓
畫壁圓庇之得免死凝碧池不必論縉既上章必當奉

旨不畫壁獨不得免乎此皆誣謗之言也不獨此耳陸
宣公李北海竝當代偉人而太平廣記極詆之猶可諉
之曰野史至以長源文饒二李之功而傳謂長源詭道
求容無足可稱文饒攫金都下不見市人真可恨也且
謂長源動為朝士戲侮戲侮不謂無之抑知下士大笑
青蓮之蒼蠅聲耳至文饒為宰相責其不能忘是非於
度外可謂文理不通而朱崖之貶詞臣各擬撰一制詞
並刻文集中此胡為者耶制詞可以偽撰何況其餘姑

賢嫉能雖古今恒態然漢之小人猶畏清議至于鬱極
始有黨錮之禍若乃市井庸下之流十百為群公然厚
誣君子無復忌憚者唐始有之以迄於今嗚呼書可盡
信乎

詩無妙訣但貴真耳愁卽真愁喜卽真喜流自至性無
所因仍則不待冥搜自然警策如新安吏詩眼枯卻見
骨天地終無情新婚別詩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
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垂老別詩老妻卧路啼歲暮衣

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無家別詩久行見空巷
日瘦氣慘淒又家鄉旣盪盡遠近理亦齊等語真覺腸
為生斷鬼亦夜哭然皆得自目擊有類紀事初非愛其
悲切特撰為此等句也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對則
工矣亦有何致有文無情勢必至此無病而呻詞家所
最忌也

蓬鬢稀疏久無勞比素絲已自傷矣又有句曰髮少何
勞白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已自傷矣又有句曰生

涯抵弧矢此所謂愈練愈工青出于藍也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真腸斷語又有句曰書到汝為人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真腸斷語又有句曰無家病不辭五字固極工妙可泣鬼神十字仍自精神不為減色也學杜句者向此等鴛鴦譜中細尋其針脚亦可以三隅反矣

五篇中新婚別一篇首尾粹然

公詩體格變化不一此數詩中危苦入情處頗類沈千

運但千運孤潔削薄公汪洋自恣家數不同耳

立秋後詩節短而意調俱暢罷官亦由人洵是名言然
後世無敢掛齒頰者

昔遊詩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三百篇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千古腸斷語也後來堪與
媲美者文則莊子曰鼠壤有餘蔬而棄妹詩則少陵曰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相提而論覺少陵尤極淒黯
何以故蒼蔚鼠壤竝是惡物猶希覺悟新人美如玉知

終無可奈何故也

昔人以詩喻禪唯然有之禪家有言切忌道著詩非訓
話最嫌直說卽如天寒二語尋其文句翠袖修竹以當
絕代姿竝是仙人手中扇耳著眼仙人當在何處麗人
行肌理細膩骨肉勻可謂親切乃此語殊不為佳明此
者始可與言詩家三昧也或曰婉兮變兮季女斯飢非
直說乎曰季女託也何謂直說曰然則新安吏諸詩非
直說乎曰然敘事貴真毋論新安諸詩卽如天寒翠袖

薄何嘗不真言情貴婉新安諸詩語雖直敘原其微旨
蓋欲居上位者聞之耳然此意隱隱句字外試取數篇
讀之無一語顯然及此所謂切忌道著也若乃安得務
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便與肌理細膩無異不為
人所稱矣

懷台州鄭十八詩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又云從來
禦魑魅多為才名誤名山福地仙釋所都比于鬼域不
亦冤乎然興公賦已有此語當時貶竄諸人皆擇險惡

地意實如此如柳州山水何嘗不佳絕耶大約人烟湊集處少有靈秀此亦造物與齒去角意耳

遣興五首每首各詠一人德公元亮知章浩然後四首了了獨初首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竝舉二人何也曰此須分賓主謂嵇亦卧龍惜其未遇遇則為孔明不遇則身亦不保故曰用舍在所尋蓋單咏叔夜也豈無救時策終竟畏羅罟深得龐公本意有子賢與愚何其置懷抱山谷解妙

註杜詩最苦穿鑿附會然詩中自有有為而發者如獨立詩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下明言天機近人事蓋詩之比也又如天用莫如龍二篇若非有為而發則咏龍何至言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彊詠馬亦何至言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也但不可彊為之說耳

羌村詩夜闌更秉燭更字平聲亦可仄聲亦可義不甚相遠秦州雜詩秋聽殷地發殷盛也的是平聲須溪註云云蓋為江閣對雨詩所誤耳恨解鄴城圍須溪解是

喧呼閱使星閱字起甚于熱鬧中忽開冷眼須溪註語
吾所未解也薊門誰自北時幽州為史思明所據公蓋
用自南自北語耳誰者怪訝之詞謂收復者誰及誰從
北還並非也老樹空庭得得字妙然非寫影之謂如江
動月移石乃是寫影耳

野望詩字字如畫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但鴉鶴對
舉意已自濃何必更有所比

山寺詩麝香眠石竹明言麝香而云小鳥又云鹿何也

鹿名麝香未之前聞謂小鳥者當以眠石竹故不知本
謂竹下非竹上也

歸燕詩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兼葭詩摧折不自守
秋風吹若何二起語如哀絃急張發響清厲春色豈相
訪一句妙訝其來暮也促織詩後四句佳苦竹詩藁卑
春鳥疑五字妙甚

擣衣詩前四句亦如哀絃急張又一氣呵成佳甚第五
句擣衣二字在中晚人必有以易之矣此則吾從後進

襄陽詩天寒夢澤深公詩天遠暮江遲人謂夢澤句以
不可解而妙天寒水落始知其深合上句看何不可解
獨一遲字但覺留滯之感隱之言外若欲訓詁實難下
筆也

夢李白二詩精妙殆勝招魂招魂語雖麗而情遠不及
也一句一轉一字一淚所謂隱心結文不自知沈綿惻
愴至此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是因彼來而明我意
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則因我夢而見彼意也魂來

金匱要略卷一
楓林青魂返關塞黑與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竝恍
如覩面但落月語加玄妙故令解者作縹緲之思耳告
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略似
鬼語生人不爾所謂恐非平生魂也水深波浪濶毋使
蛟龍得因失墜語而發也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晉
人云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天末懷李白詩格意句字具有無窮之妙公詩為李作
者無一不佳此篇與秋來相顧一絕夢李白二首尤為

警拔然悉攷諸作題曰贈李白者凡二最後寄李白者一而已餘皆曰懷曰憶曰夢曰不見公自馳想李未必知亦如次元道州詩不必示元此公厚處亦公高處而李之不一一具答亦可無訝矣

秦州見勅目詩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蓋勅目除官必不止薛畢公獨才二子故有斯語隴俗輕鸚鵡鸚鵡自喻廟堂之上文士如薛畢者不乏故我偶見遺原情類鵲鵲原情字生謂在原之情也比二子于異姓兄弟意

望手援耳

凡詩中二人共一題者如贈崔于二學士留別賈嚴二閣老喜薛璩畢曜遷官寄陶王二少尹寄范員外吳侍御送李武二判官寄沈八劉叟皆同事同地不必言至如寄高岑三十韻高時在彭州岑時在虢州寄賈嚴五十韻賈時在岳州嚴時在巴州人各一天亦不妨便共一題正此可見交情使七子知此亦省幾許篇什

寄高岑詩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公竟謂後之視今

猶今視昔身與二子竝盧王一流人若謂詩人多窮則似爾仍貴傷前賢實自傷也篇中極稱二子何嘗有不足意公不足高時時有之此詩則否豈可因其一時概疑其生平語言耶老去才難盡此語單指高高五十始學為詩文章事業俱在暮年故也男兒行處是古今自負無出此語客子鬪身強古今自憐亦無出此語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上句佳無錢居帝里千古同慨寄李十二詩兼全寵辱身五字中包括無盡使具言之

直欲累牘又哭王彭州詩云寵辱事三朝亦然敘事如此何煩瑣瑣道屈善無隣猶云青眼只途窮然道屈字更有餘恨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此乃公明目張胆為李昭雪也永王宗室非盜賊比李為所得低回其間謂可依以建功名耳及察其所為則辭官不受賞此雖不及穆生之高比于鄒陽在梁抗直不撓略相髣髴非可與甘從叛逆者同年語也讀誰將此義陳句使公時在

朝必當抗章申救矣

寄賈嚴二閣老詩蒼茫城七十流落劒三千夢弼註劒
閣三千餘里是也洙註引莊子劒士三千人非是但劒
南劒北劒外字單用皆可劒三千不可侍臣諳入仗廐
馬解登仙公詩有云無復雲臺仗喪亂中行宮草創法
仗零落駕還雙闕之後禮儀漸備始諳體式耳卽馬亦
脫鋒鏑而從容內廐無異登仙然凡用事必如此始靈
註引證不錯詩意工妙處似未會也每覺昇元輔深期

列大賢謂房瑄也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謙未
達鄉黨敬何先豈公與賈嚴俱以師禮事房相與同門
序齒耶賈筆嚴君八句戒甚慎言避讒安排求傲吏深
警浦鷗預防霜鶻也小人害君子有兩法獨攻則曰傲
盡去則曰黨賈不知以何事貶疑亦坐瑄黨時詔書雖
止列劉秩嚴武名然餘黨尚多如贊公方外人亦坐此
遠謫但史不勝載耳使賈坐他事貶何得與嚴同一詩
寄張山人彪詩謝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群兇彌宇宙

此物在風塵此物指屐與巾也舊註指彪豈有呼人為
此物者中原有駟除隱忍用此物蓋深惡花門比于異
類故有此稱耳

前後出塞詩公集中最烜赫者人人誦習然皆從舊註
乾元時公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更無異說亦不言
大將為誰獨東坡云詳味末篇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
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姓名不傳可恨也坡
信具眼然亦以為乾元後作蓋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

昏已有明證故不疑耳不知正此是諸訛處當通前後
細叅其意前九首云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又苟能
制侵凌又何時築城還又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又
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後五首云借問大將誰恐是
霍嫖姚又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又拔劒擊大荒日
收胡馬羣又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
鼓吹笙竽又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又將驕益愁思
累累諸言咸太平全盛時乘障備邊拓土俘馘取功名

耳至于大將止憂其驕何曾一字及叛逆與亂離耶然則坐見幽州騎二語何謂曰此乃公先見假逃將口決其必叛坐見云者猶抉眼吳門觀越兵之入耳此詩必作于天寶末年祿山未叛時無疑註非也不然公剛腸疾惡乾元間筆底每及叛逆必以蛇豕虎狼叱之豈有賊騎已長駟河洛而猶稱為大將鋪敘邊功且極誇其治軍嚴肅者耶況追敘前事詩至十四首而竟無一語及目前亦斷無此體格也不可不辨

征戍之詩莫善于東山不過通下情耳前後諸詩著眼
正在此盛時可憂驕將必叛皆從此預決潛身備行列
一勝何足論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此功者未必賞
賞者未必功從來灰士心啓邊釁莫甚于此諸篇慷慨
悲壯曲折盡情古人當遜其出藍何況來者

開元帝固是英才自郭元振以社稷功坐練兵不整幾
死纛下是後軍政一變幾復貞觀之初矣然實內耽逸
樂未嘗以身率之則委任之人寵過而驕亦思效尤從

令從好勢所必至且祿山天性驚悍嚴而寡恩士卒畏之其一時邊功亦非倖致不如是何以能作賊耶朝進東門營一篇蓋實錄也但既云氣驕凌上都又曰將驕益愁思則所謂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者必非直以古人為比不宜草草失作者意蓋古來大將驕貴不惜士卒而戰無不勝垂名史冊祇一霍嫖姚猶博者一擲百萬主人云汝辨作袁彥道不此豈可作實語會也故詩須通前後看不可與他處稱嫖姚者一例卽如陳陶

隴西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人皆稱其
用意工妙然大都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
枯同解不知彼詩對談兵者言重開邊也此詩對廟堂
言戒忘戰也意迥不同何以知之陶此題共有四第一
篇云漢主東封報太平無人金闕議邊兵縱然奪得林
胡塞磧地桑麻種不生末篇云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
胡風似漢家意瞭然矣蓋粉飾太平不復留心武備有
功不賞無復念沙場之苦故偏舉此不欲聞者以相告

所謂憖置諸耳也今人多看選本不讀全集其用意微
婉處何緣具知乎

除架詩結句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謂本來空無一
物耳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宿贊公土室詩幽尋豈一路遠色
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念猶未息將別訪也
其後寄贊公詩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
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

田又足收則已得地矣何以竟不果耶贊公坐善房琯
與公同謫又殷殷招公若此高興不啻遠公沽酒公亦
惓惓留意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竟成虛語耳乃知
住山良復不易

送人從軍詩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此非勸勉之詞
世俗戲人進取者曰曾算命否不計年猶云太遠在故
結云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送行詩若此雖近于慙
然自是真相為者

送遠詩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古人送遠行未有不
哭者不哭則物議沸然顏氏家訓可攷也古今人不相
及翻以為訝

兩當縣吳侍御江上宅詩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夙昔時
危多阻未敢還鄉是矣至于思誰能禁之并思亦不敢
者恐念昔年之樂徒深現在之悲也此寫侍御留滯苦
懷乃并其心曲得之公自云妻孥隔軍壘撥置不擬道
又云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此實窮途中救苦丹常

金安四庫全書
自服餌經驗者故并以勸人耳

秦州同谷紀行諸詩妙有剪裁句意俱練色濃響切無
浮聲無冗語殊勝夔州以後晦翁論甚當如石龕詩苦
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攜而接云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
黎截然便住他詩或疊疊更數十言此以剪裁勝也亦
有類夔州以後如青陽峽超然侔壯觀已謂殷寥廓突
兀猶趑人及茲嘆冥冥其聲半喉半舌側耳難聽然是
練句太過耳不至刺刺不休作村嫗語也方盡室流離

食不充腹一生困苦莫甚此時而刻畫精到若此知其
胸次實自曠遠不為境縛矣至窮途慘景人不堪其憂
者偏工描畫如無衣思南州又故鄉不可思又生涯抵
弧矢又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又此生免荷戈未敢
辭路難又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戚又百年不敢料一
墜那得取又烏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皆足令人傷心
動魄太息流涕益危苦既得自實歷又句意俱練故能
爾爾古今來窮苦工妙之語亦未有過之者也

無衣思南州此思實匪夷也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庶
以此為廣厦乎但恐住後不免夏日嘆

生涯抵弧矢抵當也莊子曰遊于羿之彀中公未必用
莊語造句之妙乃不減莊

鹽井詩不為佳亦能剪裁故不厭耳

此生免荷戈未敢辭路難詩可以怨其謂是乎

冉冉松上雨非雨也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非曾山
行遇雨者不知此際客心也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此子規叫不必耳中以冥冥故不取微徑有戒心耳

青陽峽結句謂踰隴望岳突兀壯觀行行漸遠已謂隱
然寥廓中矣俄復相趂眼中及茲始不復望見也註得其
半

龍門鎮詩胡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可發浩嘆每念去
賊七百里偃牆獨自戰雖戲言實為此輩傳神

鐵堂峽詩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此解鐵堂二字也
泥功山詩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

勞人功亦然泥功名既奇公之此解當繇目擊夫山路
崎嶇闢之可耳以泥故版築既所難喻縱有之不過一
時今以此名山則相沿不知幾何歲月至今未已也且
此必低陷之地何以名山詩中有哀猿透却墜之句又
似非低處所宜安得身至其地一考之

萬丈潭詩結句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謂境極幽冷
夏日過此乃佳也時正臘月

杜詩攬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杜詩擴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孫家賢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_臣閻澧

欽定四庫全書

杜詩攷卷二

明 唐元竑 撰

發同谷縣詩況我飢愚人焉能尚安宅飢愚紐字自笑
自憐停驂龍潭雲卽指萬丈潭也臨歧數子不知何人
倘所謂山中儒生非耶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戚等是
情懷經其筆端倍覺懇惻

白沙水會二渡詩拾陸登舟種種景色點綴如畫回眺

積水外始知衆星乾較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語更
荒幻

五盤詩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從寫景得來故佳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想
見壯觀結句恐懼從此數謂終身所歷諸艱屈指此其
一也大約山水不險不奇聽其言乃使人有褰裳之想
石櫃閣詩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始曰飢愚旣曰孱
懦自慙至此拂鬱極矣結意乃在匹休陶謝公真寢食

斯道者也不爾安得千古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因
此語追考前赤谷詩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穉飢悄然村
墟迴烟火何由追卽知此日以前山行俱不免飢渴矣
人謂詩史庶指此等乎史自有史筆所謂簡而且詳疎
而不漏若纖悉具書如市厘帳簿且不得言史無論詩
矣

東征詩云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傷

人之不異蟲也樂府變其語曰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
憂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直呼人為可憐蟲更奇少
陵又變其語云烏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苟未免有情
讀此那不腸斷

同谷七歌昔人謂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下果然但其
語牢落絕似騷然章法未似也太整故如秋興八首
乃似耳

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東飛駕鵝後鷺鶴

安得送我置汝傍
白狐跳梁黃狐立
蝮蛇東來水上遊
等語皆備極無聊
直欲發狂大叫七
歌真足當哭其能
遠匹離騷橫絕千
古者以此尚有譏
其末篇津津富貴
識見卑陋者此與
銅雀春深鎖二喬
謂措大不識好惡
社稷存亡生靈塗
炭都不問只恐捉
了二喬正同苦哉
二杜所謂一杓尿
潑却也

後遊詩江山如有
待花柳更無私須
貼題想其下語之
妙不止泛言氣象

狂夫詩欲填溝壑惟疎放疎放二字是公一生本色志在千古者大都不復計一時所謂狂也

石笋行不佳而議論甚確今越中禹陵有其一亦此類也

詩之比興賦天然有之下筆自來不須有意撰造亦不得截然分別孰興孰比孰賦多有興而比比而興比興而卽賦者妙正在此有意撰造卽不能佳如鳳凰臺石笋蒿苴諸詩是也

律詩之法多分情景虛實此雖不可不知要是拘泥之
論儘有虛字實用實字虛用者儘有全寫景而情具其
中但言情而景可併見者將何分析祇如踈燈自照孤
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非景語乎當爾時更不必言情
全是情語矣又如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非情語乎
并其景亦畫出安得不謂景語所謂聲色總不過五五
色五聲之變不可勝窮求駿足者當觀于牝牡驪黃之
外可耳

論詩要當以氣為主氣之豪上無過青蓮而少陵直欲過之觀其喜則手脚欲旋悶則發狂大叫乃至新松惡竹鶯語花開等句雖小景細事竝有一種猛鷲之性溢于言外而搜其心曲則青天白日迄于老困沒齒終無改變如此人安得不千古乎青蓮豪而暢少陵豪而鬱凡其筆端奇恣橫溢皆鬱所為也摩詰天資近道其見地超于李杜然評者謂其詩高者似禪下者似僧終遜李杜一籌者以其氣和平不能雄耳

王元之在商州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
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絲吹折數枝花其子以杜有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請易之元之
曰吾詩遂能暗合子美卒不易吾謂元之詩本與公異
父子誤解詩意且不必言後之讀者便爾承訛不已地
下有知將毋一笑此詩蓋因牆外人折花而發也謂之
恰似卽非真風折可知何不看起來句手種桃李非無主
野老牆低還是家此豈難解者耶卽此一詩公之用意

深厚直是過人百倍不獨抱茅之童置而不較撲棗之婦憐而更親已也至詩意婉妙非王所及又無論矣乃千餘年來此意終于埋没于公不言本願卽得將毋謂索解人不得乎特為表出聊當酹公一觴奉慰九原也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是相形語蒼苔濁酒殊不足言在林中乃覺其靜碧水春風本自不惡在野外更覺其昏耳掩門不出為此也意亦在起句內自在正以靜故

笋根穉子無人見沙上鳬雛傍母眠傷穉子無母不及
鳬雛偶然慈語耳何至紛紛聚訟

京洛雲山外一首深怨之語難其春容蘊藉讀之不覺
杜鵑行全用鮑參軍語若非有託蹈襲胡為為明皇作
殆是也又一生自獵知無敵亦用庾開府語庾云野鶴
能自獵此則不妨出藍

梅雨詩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佳在去字董退周欲
改去為失豈有此理詩須看全首氣格須看本句對法

最不宜強為之說又范至能吳船錄云蜀無梅雨子美
梅熟時經行偶值雨耳恐後人便指為梅雨故辨之此
又不可不知也

韋偃畫馬歌寥寥數言氣格不亞長篇韋畫亦是禿筆
寫意髣髴相敵韋本名鷗公偶誤耳

王宰山水圖歌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語
本荒忽難解須細讀全篇兼明畫理畫家之法自近而
遠近者髣髴巴陵洞庭俄而日本俄而赤岸直接銀河

矣然必有雲氣間之故曰中有雲氣隨飛龍此卽所謂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也十日畫一水剪
取吳淞半江水題雖山水竝言始終贊水耳宰殆工畫
水者

丈人山詩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可謂奇句亦甚興
濃後來却數語便佳然氣格不減大篇

一室詩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謂此室雖暫寓後世
遂為故蹟亦如前賢矣夢李白詩千秋萬載名寂寞身

後事贈鄭虔詩名垂萬古知何用雖贈友亦自道也虛
名何益言外令人思張季鷹

北隣詩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皋南隣詩錦里先生烏
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北隣白幘南隣烏巾恰是的對
未經拈出

寄楊五桂州詩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記稀有也此
詩首尾八句只作一句讀與萬古仇池穴羣盜哀王粲
等詩同法另是一格不然則起句不必言五嶺皆炎熱

宜人獨桂林併梅花二語減色矣祇如過常少府詩野
橋齊度馬亦是記稀有也何必更言野橋多狹獨此最
濶哉此論詩者所當知

瞑色赴春愁赴字實妙無人覺來往覺字平平耳難相
比也反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失字實響
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落字平平耳難相比也張
懷瓘云但知真草一槩略無差殊豈悟右軍書自有五
等又失山村或作濕字亦妙但微遜失字耳每讀之輒

為惋惜不忍棄去安得一句中竝收之

琴臺詩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太史公列傳七十司馬長卿傳最長只此十字堪與之敵

王直方詩話云老杜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樂天亦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之句然不為人所稱吾謂公句在集中本非出色乃因樂天轉覺其佳何也眼邊無俗物自然體為之輕已全包身外卽僧居意五字贅矣公正以俗物病魔相提而較寧此毋彼可見其句意

精到無浮詞長語也

漫成二首讀書難字過已有倦意故結云知余懶是真也對酒滿壺頻謂乾而復滿不竭意也與杯乾甕卽空正相反然殊不及過字有趣讀結句乃知世間固有偽懶者可資一噓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柴門今始為君開所謂聞人足音跂然而喜也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駢雞上屋樹始聞叩柴荆是因雞鬧

不聞叩聲偶然實景非前詩用意之比

每讀三百篇怪古人情濃百倍今人一馳思輒節外生
枝往而不反晉人聞歌聲輒喚奈何所謂不勝情也公
詩如眼見客愁等絕已自淋漓至江畔獨步尋花諸作
直是飛揚橫放一往難遏每讀一過覺健如黃犢老猶
故態一時胸懷千古傾倒金石猶有泐時此不磨也昌
黎云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變化猶鬼神
此論書也可通于詩矣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

作憤字如訓作恨怒豈能盡括三百篇祇是其氣有餘如草木亦曰怒生氣盛則詞昌此不易之論也

江亭詩水流心不競句雖佳稍嫌道學氣不若雲在意俱遲尤妙欣欣物自私亦勝花柳更無私然花柳更無私却無道學氣彼題曰後遊作者觸目會心別有意在非說理也

少年行老瓦盆一首意亦佳然與題不合幾于失旨矣吾無取于此

戲為六絕專闢偽體也偽體者何為當時學四言詩及楚詞者言也原本風騷自詭復古降及漢魏庶幾近之六朝不足學矣況王楊盧駱乎然盧王輩雖遜漢魏竝是異才大手開府雖有小疵老筆更不可及爾曹單薄瑣瑣未易攀後塵也方且自誇能撥去時調無所掇拾不知攀屈宋卽屈宋是汝師親風雅卽風雅是汝師獨非掇拾前人乎屈宋風雅究自有真汝直偽耳未得國能已失故步空腹高心多見其不知量也唐人集中擬

風騷等作甚衆公獨無之以此意當時必有以此誇公者故發斯論耳過都過字平聲

逢唐興劉主簿弟詩劒外官人冷關中驛騎疎官人本熱緣劒外故冷關中驛騎本不疎緣冷故疎也官人字近俗貴與冷字相形不然不暢

簡王明府詩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驥卽應偏然非因病已甘逐隊鷹秋籠之何益沉重以苦得不怕哉字字用意公干謁詩每以鷹驥並言此聯最警然上句絕

妙下句遶不及也余亦嘗有句云驥倦終殊駕鷹癡欲
化鳩恨不使少陵見之

寄高彭州一絕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
何時救急難公初到成都高曾寄詩供米高詩僧飯屢
過門已明知公艱甚公答詩有故人供祿米之句未幾
復有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雖未必指高然當時厚祿
故人指蓋可屈高亦其一矣今此詩呼聲嗷嗷不嫌為
馮婦昌黎大儒亦時有此忍飢故自難也然公與高語

時時倔彊不相下高之落落亦公自取之至今詞壇位次公視高如小弱弟豈以一時屈彼千古

斛斯六官詩結云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斛斯賣文索錢公預知其不能得故聊戲之酒徒能省醉眠亦復何用錢為公以賣文索錢為無賴後乃有嗔贈輕如湜及持金去如乂者

錦城絲管一絕題云贈花卿解者謂花敬定僭用天子禮樂此詩諷也近世胡元瑞駁之謂花卿乃歌者姓名

偶同耳或問二說孰是曰元瑞是也節度使僭妄當時
誠有之敬定偏裨也胡不思至是然花卿之為敬定舊
註已然亦不始于用修如元瑞真具眼也且如解者言
題當云花卿席上聞樂豈得但言贈花卿哉卽如成都
猛將一篇題云戲作花卿歌蓋傍觀持論亦非投贈與
同杯酒接殷勤之歡也敬定雖驕恣然一時定亂功高
賞不酬勞死後血食人道我卿絕世無雖止贊其勇意
當時蜀人之論必有不同朝廷者公雖心是朝廷篇中

極口揄揚亦未嘗沒其功也天子禮樂談何容易假使顯然僭踰至此公固一飯不忘君者尚肯垂涎其酒食從容讌會納交賦詩乎

百憂集行通篇無可憂者但妻孥苦飢耳如此人遂不得飯喫傷哉

病栢詩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當時俚俗有此風拜杜鵑以古帝拜病栢當以樹神故也必謂杜鵑託喻明皇此栢何託

金匱要略卷二
卷二
暨往比隣去一詩題云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枉駕
此侍御意卽兩當縣江上宅主人耶君子也其名不傳
喜見于此特為表出之

王侍御攜酒草堂詩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溪議其俗見
此泛論可耳未曾詩意詩中所指者高達夫也高初刺
彭州旣而移刺蜀州公在成都天涯故人目擊流落力
已能為之地其後成都尹崔光遠罷以高攝其位謂宜
握手道故解衣推食而高寂然無之公所以介介也且

汝年幾小之言出自公親筆高幾狎侮故人矣士屈于
不知已他人無足責高亦詞壇名匠所以然者良因少
時與公及青蓮酒後大言各不相下數人之中惟高晚
達公遂窮困便欲跨而上之將謂勢之所在公必委曲
見推而公殊不為變方謂挾貴挾長俗氣未除非假霜
威促之未必肯來此語政自有意何得反議公俗見哉
不寧惟是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自註云此句戲之
正答其年幾小所謂無言不酬示不為富貴屈也公于

一飲一食無不歡然傾倒至達官貴人終不肯作乞憐
語然亦未嘗較量口吻間獨于高如此者正以素相友
善故也且侍御攜酒題曰請邀高使君而次詩云故人
能領客攜酒重相看明以故人屬王而目高為客彼既
外我我亦外之能領云者明高自為侍御來非為我來
霜威促山簡意不更彰明耶須溪于公詩可謂能細讀
者奈何不叅觀前後而重謬其旨也

寄別馬巴州詩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公

居傍水馬訪公必須乘舟蓋料其不能來也興在驪駒
謂正騎馬紅塵中未暇放舟耳

江上觀造竹橋詩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合歡字雖不佳若改合觀彌劣矣引題中觀字為証似
迂

三絕句會須上番看成竹上番猶言分班也以筍多恐
人盜去故嚴護之耳番字亦作仄聲王建宮詞遙聽帳
裏君王覺上番聲鍾始得歸可證也趙註既含糊乃更

有因而竟改為上簞者何歟

獨酌詩行蟻上枯梨行字定作倒字是

答廣州張判官詩宇宙蜀城偏亂離中求清寧之地不易得自慶語也又身在蜀見得如此髣髴男兒行處是語

答嚴中丞詩阮籍焉知禮法疎此答鸚鵡鷄鵲句也又嚴詩結句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欲公就見之公結句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更

欲嚴就見已真可謂不有獻子之家者觀其謝放推問
狀云陛下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患是古深容直
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而已對
君如此何有于其餘卽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鵝
鵝冠實亦真相愛之言公旣千古高人嚴亦一時雄傑
各率胸懷面目具在而矮人觀場輒因此造為欲殺之
論此新唐書添入舊唐書所無也但詳考舊史亦非實
錄何以知之本傳云公見武有時不冠其誕傲如此此

蓋因武詩而附會也不知鷄鵠冠朝服也公時必以野服相接于禮法為疎又獨稱鷄鵠者倭倖之服傅脂粉為容悅公性骯髒自負意中所深惡故用此調之何嘗謂公不冠哉新史既以鸚鵡句疑其欲殺舊史亦以鷄鵠句證其不冠總是以意揣摩影響杜撰而已書可盡信乎且嚴之善公臭味不必言亦緣坐房瑄事竝謫同病相憐耳新史乃謂嚴將不利于房杜至引青蓮蜀道難為證謂為二人危之今青蓮詩具在宋帝云彼自詠

檜耳況此詩作于天寶全盛時攜入長安為賀監所稱
賞因此著名事跡顯著如此竟不一攷耶攷而不明闕
文可也造為說以實之不獨厚誣嚴杜并至株蓮房李
立言者慎之非有明證奈何逞臆寃人至此極哉

次嚴中丞西城晚眺詩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精警
軒豁不必言地平天濶卽所謂宇宙蜀城偏也稱頌語
如此始是氣象

贈王司直短歌舊註王為蜀中刺史詩中跼蹐侯門謂

王知我我復舍此何向于鱗選此詩迄今人人誦習細求其說滋不能通起語云吾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豈有方作飛鳥依人而反欲拔主人之抑塞者脫劔佩暗用彈鋏事仲宣身依劉表又司直同姓故借以為喻而青眼望之然則跂履侯門正指王耳必非自謂也王不知何名既稱司直卽非刺史可知其後墮馬折臂詩中亦祇稱官有王司直刺史之說吾不知何據王于時當是仰人鼻息者故公憐而欲拔之作此老人語意本

瞭然何得支離至今耶但西得諸侯得字終不能解頗
疑有誤或是謁字杜詩聚訟多矣非好為異求其合耳
唐爾時官品極濫多係虛名其稱使君者往往貧不自
振衣食難賙徒步藍縷故當時有街中足使君之句公
卽其一也王郎司直大都使君類耳後人但見官名便
不顧文義彊為之說故考訂不厭詳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一首祇述懷耳始終不及題意故著
浮槎替入舟但非水涸皆可用餘更無涉詩篇渾漫興

知是實語

屏跡詩村鼓時時急此鼓必非鼓輦之謂註亂離奔走
誤矣果爾何以結云心迹喜雙清耶第二首晚起家何
事無營地轉幽家何事卽無營第二句但欲出地轉幽
三字耳故接云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正寫幽意失
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都根
晚起來此又一法也

送嚴公入朝詩結句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嚴才具

不必言所勉獨此耳非相知至深何緣責難若此嚴別
公起句云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敵風霜勁空慙
雨露私正答此意便已滿口承當矣豪傑肝腸千古如
見

戲贈友云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註謂此焦校書卽
是焦遂果爾飲中八仙歌賀監二語當移以贈之

此物二字殊不為雅而公固屢用之如高田失西成此
物頗豐熟謂芟荷也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謂橘也

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謂衆鳥鳴蟬也中原有驅除
隱忍用此物謂花門也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謂彤
庭所分帛也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謂鷹也群兎彌
宇宙此物在風塵謂屐與巾也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
場謂銅牙弩錦獸張也江上舍前無此物謂綿竹也此
物娟娟長遠生謂赤梨葡萄也舊有一二誤解者聊彙
而疏之

弇州舉詩七字俱平者曰桃花梨花參差開乃遺中巴

之東巴東山何也又瀟湘之山衡山高亦是但上多君
不見三字耳又五字皆平者集中尤多如無衣思南州
憂端齊終南龍吟迴其頭皆奇語餘不能悉數青蓮以
下諸名家亦時有之但不多耳

二句中十字九平者如北征詩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
畢寄薛璩詩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送魏少府詩賢
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雨詩淒淒生餘寒殷殷出雷
遣興詩蓬生非無根飄蕩隨高風此法自古有之子建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叔夜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
離靖節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飄飄西來風悠悠東
去雲是也殷璠謂曹劉詩蓋有十字俱平者今查曹集
有之劉無可考豈為後人所刪耶殷固言挈瓶膚受之
流責古人詞句質素不辨五音恥相師範唯取輕艷無
復氣骨故知非大家撥去拘忌卓然特立不能自異流
俗也乃公竟以詩家千古一人而不獲一第吾誠不得
其解將非拘忌為之累乎殷殷字作上聲讀亦得

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贈許十一詩業白出石壁觀水
漲詩石壁滑側足昔遊詩白日亦寂寞望岳詩渴日絕
壁出五字皆入聲是卽疊韻也

兩句中用東西南北字者公集中亦屢見如遣悶呈嚴
公詩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送舍弟穎詩岷嶺南蠻
北徐關東海西舍弟觀迎新婦詩東望西江永南遊北
戶開嚴中丞枉駕詩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
萍寄從孫崇簡詩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

句法各各不同

公詩中如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又曰皇天久不雨
既雨晴亦佳如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又曰青冥亦
自守軟弱彊扶持如花柳更無私又曰欣欣物自私如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又曰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
息如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又曰豈知秋禾登貧窶
有倉卒此兩意互相發者也如七夕詩牛女年年渡何
曾風浪生又曰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杜鵑詩生子

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尊又曰誰
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此一意自相反者也
公詩于朋友間語極斟酌如傳如記各肖其人故後來
多驗如高適杜亞當筮仕時輒以遠到期之高之十年
旌麾杜之前席夾輔果如所料張建封方少年公時老
矣一見輒極口譽之雲臺天衢張竟克踐尤可異者巢
父掉頭贊歎語也而孔竟為賊殺焉知餓死傾倒語也
而鄭卒以餒終又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嚴時尚同

官未嘗有詩贈公一時偶然語耳至今嚴詩竟附公集中照耀千古不然誰寓目者此皆非意所及殆所謂筆端造化者耶

公詩集據王原叔序舊乃六十卷亡逸之餘人自編摭合為二十卷詩止十八篇所遺蓋多矣今攷集中大約中年以後之作至少作百無一焉豈盡失之歟夔州以後又似全稿俱存更無散失者此則賴子孫能收藏也宗文先公死宗武不久亦死其孫始克葬公而能保有

此稿以迄于今卽此可謂賢子孫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舉陶元亮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公詩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謂巧于說貧吾謂此猶
尋常貧態未為出格陶詩如三旬九遇飯十年著一冠
始是出格奇窮公詩如無食思樂土無衣思南州又囊
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又嚴霜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又
小兒彊解事故索苦李食又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
又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又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

卒可謂最工于說貧矣吾嘗言沁之洋洋是飽人語苟
疏鱸自給不羨魴鯉非難事也西山一歌出自餓夫口
中哀怨自不堪聞故景貴實歷所謂文生于情耳

姜楚公畫角鷹歌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題畫常意耳不必自負註蓋為進鵬賦表所誤也表云
鵬者鷖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引以為類是大臣正
色立朝之義此則公自負也然公曾為拾遺矣竟未嘗
搏擊一人搏擊豈得已事哉若此詩自負者是欲人畏

我也心術不端矣果何所見而誣公若此

悲秋詩家遠傳書日非親歷不知其味也老逐衆人行
千古恨恨合上愁窺高鳥過其意謂不及高鳥猶能矯
然自異於衆耳

客夜詩秋天不肯明舊稱其工吾謂此從孤眠苦境中
自然流出非有意求工也如江平不肯流乃是因字工
耳

古人送別不以死亡為諱公詩便與先生應永訣等句

亦猶行古之道也不獨送別卽問疾亦不諱檀弓云不幸而至于大病則如之何君子不以為驚但此亦視交情厚薄事勢緩急何如如公寄漢中王三首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自註云斷酒不飲篇中有戲蓋王時以酒得疾也三首中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始終無他惟索飲耳乃預嗟其不起何也使王病果棘度不能起豈宜更從而索飲哉此復何事而可戲者後有翫月呈漢

中王詩蓋竟因三詩故蒙見招矣草野倨侮幸為王所容而不覺直謂之不諳事可也首作祇看座右銘祇字或作眠字似勝

九日奉寄嚴大夫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時公居梓州值嚴還朝尚在蜀棧道中故起句有經時冒險之語持漢節謂嚴也公詩何路出巴山嚴答云卧向巴山月落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公結句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結句云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

兩人唱酬明明可證董遐周云此老以典屬國自況乃中丞而匈奴之蜀道難所以作也誤甚矣

蜀道難之說吾推究其病根必從陸暢詩來暢反青蓮蜀道難作蜀道易以頌韋皋于是無識之徒謂蜀道易既頌韋皋蜀道難必刺嚴武一人悍然筆之于史千人萬人閔然和之卽有學如遐周者亦不免承訛悲夫古人受誣若此者可勝道哉

翫月詩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不必有所指自是好

句烏鵲畏明故炤同而驚獨也意從曹孟德月明星稀
四語來或改炤為點不通東坡一點明月何妨獨勑必
謂因此耶

相從行嚴二者別駕耳而詩中云紫衣將炙緋衣走則
刺史將何如節度使又將何如故公有邊頭公卿仍獨
驕之語也相從二字詩中無之公特撰為此題以見投
分意耳異哉此老偏與姓嚴人有緣

嚴氏溪放歌費心姑息是一役不可解註殊牽彊未了

了結句同煮茯苓嚴蓋隱士何不表其名字也

述古詩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高飛比隱逸從天來
本自高有心斯世故無飛意也驥難于馭故曰誰馭鳳
難于食故曰忍飢此謂物理可喻君臣

謁文公上方詩久遭詩酒污是對僧語望牛頭寺結句
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直欲懺悔結習矣

春日惱郝使君詩結句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
纏頭語雖近麗其意則與與奴白飯馬青芻等耳

鄴城西原送別詩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謂好惡未能懸斷到自知之一詩送兩人正合如是註太回互曲矣

錦官城得名亦如鹽官銅官之類此說良是卽集中有可証者送竇九歸成都云問絹錦官城是也

兜率寺詩江山有巴蜀謂于江山中乃有巴蜀須溪註妙所謂莊子註郭象也何顥好不忘何顥字誤好不忘謂同其累耳非好佛之謂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謂

縱未免累不碍發心也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未知作者意何如頗似諳佛理者見字本不穩解作現在佛謬以對知天妥否

風吹滄江樹雨灑石壁來樹字的是去字之誤晦翁創改之可謂少陵功臣至朝廷燒棧北鼓角滿天東初無誤字倘因蜀有漏天之說遂改滿為漏則燒棧字對漏天亦須為之說始得豈可使杜句偏枯至此耶今集中因晦翁語竟改滿為漏又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須

溪謂失字好益據歸雲擁樹例耳不知在彼則字工在
此則意晦矣今集中亦竟為失字其餘妄改未能悉數
昔山谷欲改東坡白頭字為日頭張文潛以告坡曰黃
九欲改作日字我亦無奈他何吾欲援此語為公叫屈
至如新炊間黃梁改聞黃梁行蟻上枯梨改倒蟻娟娟
戲蝶過閑慢改閑慢把君詩過目改過日因知貧病人
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一小說改上句云不知貧病關
何事改盡如是九原有知當亦囁然

或問對雨詩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本謂道遠冥濛
難望正與歸雲擁樹意同何謂晦也曰彼詩意止寫景
又本句中有雲擁字故失字意躍然此詩不憂道路但
憂旌旗言外別自含意已作不了語矣又改為失字豈
不太晦故意本深者淺求之不得意本淺者深求之亦
不得過深則離本意矣須溪聰明人求之太深也

章留後南樓詩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沈深雋永思
味不盡只以平語出之詩家最上乘也

今人為郭外之飲預恐門閉必先留門臺上詩留門月
復光當知唐時已有此語矣老去一杯足高興掃盡非
復老馬為駒之比故曰何須把官燭似惱髻毛蒼

梭拂子詩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有字疑是且字

南池詩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此閬中之南池洵大
觀也公又有閬水歌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
稀豈謂此池耶濟寧南池一勺耳因許主簿一詩遂為
勝蹟余嘗兩遊之恨未到蜀中也

石犀行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又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叅人謀南池詩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此皆未達鬼神之理李冰有大功於蜀血食其地民實賴之先王立法久猶有弊千載之後一損戶口便為神羞耶漢祖帝業起自蜀中居民報德久而不忘謂正直之神不應親酒食則儒門祭祀皆以不正直待其君親又何舛也然此等議論最近宋儒固宜為所極喜

王命詩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此咏郭汾陽事也本
言蒼茫新築壇耳只一舊字史家敘事論斷皆具此之
謂雋永

遣夏詩受諫無今日此語令人痛淚迸流臨危憶古人
言外當有古今不相及之感巴山詩結句狼狽風塵裏
羣臣安在哉意指此也

冬狩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
九青兕駝駟蟲羗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

寒山空為章彝大閱作也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此語未足服其心章本志功名故勵精訓練待西戎至而後圖之豈有及耶然則公語非乎曰上帝好生古今明訓殺業報應但爭遲速終有反爾之日如章之訓練將有為也豈知身為嚴武所殺嚴攘夷拓土功成名遂年甫強仕奄然就木此竝多殺之報陰陽人道之患非此卽彼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仁人之言為萬世法昔人謂公詩

似孟子真知言也

章留後同遊山寺詩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末云窮
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不可解觀以茲撫士卒語將非
章欲借寺屯兵乎然則實非檀施蓋稅居也此緇流茹
苦不敢言者公為代鳴亦釋門一金湯矣歲宴風破肉
荒林寒可迴明其不堪住也與金錯囊垂罄銀壺酒易
賒同一句法思量八道苦自哂同嬰孩是真語對留後
言又有諷意

收京詩衣冠却扈從五字具多少彈文與馮驩結轡再
拜數語意殊不同故下云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
令回首地慟哭起秋風也

有感五首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不過行儉德盜
賊本王臣又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又願聞哀痛詔
端拱問瘡痍公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者略具
此數語中大約孟子強為善意也齊人築薛是謀或非
所及故他詩又云小臣魯鈍無所能又願見北地傳

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也

昔人謂覓句如掘得玉盒子底但精思求之必有其益
此語可味益二句直須銖兩悉配稍或輕重不倫便非
底益矣然亦有得力偏于一句者如白骨新交戰雲臺
舊拓邊同為授鉞之臣今昔相提何啻千里如日聞紅
粟腐寒待翠華春此陳陳者何難立使萬姓春回而凍
餒之民依然猶待異日若非下句之妙上句塾師語耳
又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三分割據紆

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皆兩句合看始覺警策若單看
上句殊不動人如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
非下句貼題上句不免寬套此得力在下句能使上句
生色不可謂之偏重輕以其開闔相關故也又如雲近
蓬萊常五色意極濃至至于雪無可著想而曰雪殘鵲
鵲亦多時覺後人輕寒不入宮中樹蓋有所本又江山
如有待題曰後遊有待正貼後字意意亦甚濃至於花
柳本謂不能待耳而曰花柳更無私看得更別此得力

在上句因而生出下句亦不可謂之偏重輕者以其映帶相稱故也以當玉盒底蓋均為無忝

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金湯豈可不固而曰莫取儉德何嫌于過而曰不過意頗難會蓋積粟以固吾圉本吝嗇也託言行儉不知窮民無計轉為盜賊財聚民散豈長策哉所謂巽言也

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此語似為今設多難之際自非利器盤根錯節望而却步恒情類然也

江亭錢蕭遂州詩老畏歌聲短謂來日苦短也與摩詰
鶯啼過落花過字同工

暮寒詩沈沈春色靜訝之也頸聯林鶯遂不歌遂字尤
妙結句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如是乃與春宜耳

嚴武之殺章彝不知何故今不可考觀公稱章訓練強
兵至云回天地動鬼神及平段子璋之亂章與有力亦
一健士也公自註云時初罷梓州將赴朝廷而詩中有
湘西河內語頗似微知其消息者嚴實奇才時方銳志

圖吐蕃必不至于小忿殺刺史殺彝之後威振一方次
年卽成大功則彝者穰苴之莊賈李淮臨之崔衆也公
格外高人決未必參與密謀嚴亦決不輕洩于公殆是
先見卽此一事誰謂公僅腐儒

天入滄浪一釣舟與宇宙蜀城偏異意而同工此等句
後人不能蹈襲百年萬里今遂層見疊出矣

雙燕詩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天地宇極妙人稱錦
江春色來天地而不稱此何也

將赴成都寄嚴鄭公五首無限傾倒休怪兒童延俗客
初不曉其意既乃得之曰舊雨新雨公所歎也借光主
人藥欄水檻間知不寂莫此意中事口吻間不覺自逗
故歸後詩云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
客隘村墟果如所料也至于鵝鴨松竹皆預為處分亦
猶斯千方築室而生男生女其泣嗶嗶乃至室家君王
一時俱在眼中耳他人有此真意諱而不言欲另撰奇
語苟無其情安得奇

春歸詩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歸來詩客裏有所適
歸來知路難草堂詩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
草堂成都適無虞四松詩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所
謂歸者皆指成都草堂也先是公將捨蜀適吳故其詩
云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雖稱寓公尚非本願及再
赴成都寄嚴鄭公詩云故園猶得見殘春則頓異前稱
至是乃始視蜀為家意將老焉賈閬仙所以有却望并
州之語也

絕句六首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厭客語也

贈王侍御詩男大卷書勻謂各有一卷書解亦可吾意
稚子未嫺舒卷稍長知矜慎始能勻耳句法如是乃工
不然卷書二字為拙矣其用意則從禮記來洗眼看輕
薄自是醒語

長吟詩江飛競渡日此與家遠傳書日皆一字傳神彼
言情此寫景各自詣極草見踏青心微遜上句然結云
賦詩新句穩必為此二句發也公益自得意者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叅軍詩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
公衣食不自謀萬方嗷嗷瘡痍反側官務割剝蝥賊未
去此何與隱人事而惓惓若此真所謂葵藿傾太陽物
性固莫奪者後來詞人動言國事大都借為詩料耳

丹青引贈曹霸本讚其畫而曰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
無過王右軍則知霸亦兼善書也卽今漂泊干戈際屢
貌尋常行路人悲莫甚此語者瓦缶黃流千古惋惜途
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

日坎壈纏其身既為曹霸傳神亦復自畫影子公便是
寫照第一手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公貧士偏與瘦者聲氣相合
其論書曰書貴瘦硬方通神論畫曰幹惟畫肉不畫骨
忍使驂騑氣凋喪真名言也至公詩又不偏于瘦然有
奇藻陸離骨肉勻稱者有清空如話骨勝肉者而終無
肉勝骨者則猶之論書畫意也若其至處直如天馬行
空但覺滅沒如龍何暇說肥說瘦

青絲詩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此專為僕
固懷恩言也懷恩雖反賊實朝廷有以致之其一生功
効自難抹殺公既卓然以千古自命下筆直是矜重他
賊不肯作此語也十月卽為蘼粉期猶云卽日掃除吐
蕃入寇正在十月

和嚴鄭公軍城早秋詩殊不及嚴更催飛將追驕虜莫
遣沙場匹馬還橫槊賦詩嚴洵異才也史譏其恣行猛
政又賞賜無度或因一言賞至百萬此庸人無識妄議

豪傑豪傑用人不過賞罰不如何以破吐蕃七萬衆
乎為治之道寬嚴操縱初無定則惟因事因時因地蜀
地偏一隅易治易亂治之者稍異中原前此諸葛武侯
後此張忠定公皆恩威竝用使人畏而愛之故一時風
行草偃聲稱至今二公皆學道人又非嚴比如明醫治
疾偶用毒藥意在救人智者所見略同也白面生遙聞
舉止稍異庸俗膽為破矣故史不可無識又八哀詩云
嫉邪常力爭又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正直忠義尤

可想見嚴爾時已死公豈曲筆耶嚴代高適纔一年便
成此大功死時纔四十觀其用崔寧一事智能之士安
得不為之死所謂政簡移風速及雄略動如神知皆實
錄也又讀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
裨世程之句始知嚴胸中籌畫政不止此使少須臾無
死功業殆未可量也房極知嚴嚴極知崔雖皆未盡所
長其所自見亦足震動一時然則房亦非腐儒矣至嚴
之待房亦有可原嚴本坐房黨貶至布告天下所謂潛

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
首標劉秩次卽嚴矣詔書疊疊于崇黨近名比周成俗
深致嫉焉至謂房妄自標持恐流俗多疑故縷言之使
人知不濫其申飭如此嚴功名之士也豈不知顧忌縱
使舊交不替亦當嫌疑自遠何得以形迹議之凡史所
譏皆不足為累正見其略耳願比死者一洗之聊因論
詩并附于此

立秋日院中云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院中晚晴云

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是時嚴方奏公為
工部員外賜緋一生流落遲晚得此他人以為榮公顧
恥之次年王正三日果歸溪上如云野人曠蕩無覩顏
豈可久在王侯間又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又暫酬
知己分還入故林棲蓋骭髀之骨終不為一官小屈也
院中晚晴詩葉心朱實堪時落果實儘有未熟先落者
此朱實已熟是其應落時節故曰堪註未是

倦夜詩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賦景直是味長興比

反淺

遣悶呈嚴公詩平地專敬倒分曹失異同敬倒猶以頭
風故專字遂露本色見諸曹無敢不肅獨我然耳分曹
失意同更自咄咄不屑為同又不能為異語嫌于太露
故在隱顯之間禮甘衰力就甘字可憐卽所謂未敢息
微躬也旣受職在幕下拜謁之儀自應逐隊公固深恥
之至比之為網為籠為束縛然嚴實重公故曰寬容存
性拙周防二語正從失異同來周防期稍稍叔夜所謂

俯情順俗也太簡遂忽忽則所謂性不可化終不能獲
無咎無譽也忽忽二字殆不堪具陳須溪謂幕中有不
合是矣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此物色字意異他人
以拔擢為物色公意直在格外相賞若非見放必拘世
套物色不能全也倚梧桐是草堂實景何必用據槁梧
事用事自有法豈有改據槁梧為倚梧桐者

無香而稱香者如青蓮白門柳花滿店香又瑤臺雪花
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又梨花白雪香又海石榴詩

清香隨風發又昌黎櫻桃詩香隨翠籠擎初重及公風
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諸句試為甲乙之柳花稱滿店
借酒香故雪花稱吹落春風借花香故最有致枇杷櫻
桃梨花石榴想當然耳猶爐存火似紅也若經簡點卽
是語病未足借為口實竹香句最劣何以故以題中咏
竹得香字既無別意明屬趣韻故雖詞家添一佳話亦
此君與公各自足重耳殊不關詩句事也

凡詩題得某字者此字押須著意如鄭公廳事畫圖得

忘字結云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摩訶池泛舟得溪
字結云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可謂著意句矣不似
風吹細細香也

鄭公文武全才自是千古人物故能略杜之褊性而優
容之所謂惺惺惜惺惺也北池臨眺詩結句何補叅軍
乏歡娛到薄躬賓主間可謂浹洽矣至于杯酒霑津吏
衣裳與釣翁知其才精密無細不到所以成功之易也
孫伯符王鎮惡使未即死肯如是止乎惜哉

初冬詩獵火著高林謂延燒也或是形容語

張舍人遺褥段詩初讀頗訝其不情人以幣交不受已
矣何至以李鼎死岐陽來瑱賜自盡為言及詳其服飾
定尊卑語疑此錦鯨類今之飛魚非極品不可服用故
曰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也然今之鶴補贈遺通用
初不問官品崇卑意古今不甚相遠公何拘泥至此耶
亦可以觀其所守矣又爾時所禁花樣自麟鳳外有仙
鶴萬字等而不及鯨魚俟更考之

哭鄭廣文詩穀貴歿潛夫鄭蓋餓死也但覺高歌有鬼神
焉知餓死填溝壑一時贈言不料成讖忘形到爾汝
痛飲真吾師殷鑒不遠內顧懼然矣故曰心息酒為徒
也且負薪採杞業已身嘗此苦談虎色變稅駕可虞存
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何暇悲友直自悲耳安知他日
竟以飽死乎

寄別高常侍詩飛騰無奈故人何意外歎訝語與嚴挺
之乃有此兒意正同耳高于公殊落落公亦如之高去

而嚴復來高卒於永泰元年正月嚴卒于永泰元年四月皆舊史明載公傳中乃云武卒公無所依乃遊東蜀依適既至而適卒一書中矛盾若此安在其為信史哉公哭高詩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此豈遊東蜀依之之語哉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如此百年萬里那得不為人蹈襲然原句自在究竟不能襲也

絕句三首始終說船本意乘春進艇不期狂風放顛故
卽事自慰幸其不為釣船之續也

狂歌行贈四兄語語村樸直作家書讀所謂掇皮皆真
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誰肯自言好權勢
者一生喜怒常任真真人前自難說假話他日又云畏
人嫌我真云知余懶是真云於我見子真顏色時時沾
一真字不獨人貴真詩亦如之文而偽不若樸而真也
喜雨詩結句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期之也詳詩時

尚未晚

哭嚴僕射詩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度嚴在時軍令
整肅當無敢涕唾者今豈得如昔耶人情類然如翻覆
手獨其親不變耳深悲之語豈得言親健如昔

長江詩接上遇衣襟定有訛字

奉漢中王手札詩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異鄉惡況
鮮復過此觀狐狸不足論及從容草奏罷語豈王時將
有所彈劾耶宿昔奉清尊公自謂也追昔與宴思續此

歡耳與草奏稍不粘註遂解為入朝侍宴侍宴語豈若是

小時讀杜詩不能全記偶憶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
頭眠幾回私訝云何不言醉何處及復讀首句頗憶荆
州醉司馬笑云必為此也近見夢弼註諸將詩昨日玉
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是用茂陵玉盃事避玉魚
改金耳因喜小時之疑又得一證劉舍人云富于千篇
貧于一字詞家時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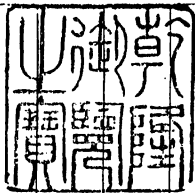
諸將詩五首前四竝規諷語末首極推嚴僕射安危須
仗出羣才蓋於死後追惜之分明謂當世一人真不知
冠挂簾鉤之說何據也

故房相公歸葬詩起句云近聞房太守須溪謂後人誤
改尉字吾謂尉字不誤正誤改守字耳房爾時已加贈
太尉故詩中云安石竟崇班豈有不遵功令而猶稱太
守者借曰因貶刺史故以為稱正是恨意查房傳中去
年四月已以特進刑部尚書見召途中病卒乃在次年

八月則其生時官非刺史已歲餘矣且集中贈刺史詩
極多尚不見有太守字高適為蜀州刺史以常侍徵題
卽云寄高常侍皆可例也況題中明稱故房相公祭文
亦然何獨詩中忽稱太守為言人所難言乎應仍改尉
字為是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句法絕異如五言
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皆集中少見偶一為之耳蓋
五言第三字斷七言第五字斷也後人慣用好誰字相

襲不已不知此二字何曾相聯哉五言第三字斷古詩
自有此句法十九首出郭門直視曹子建太倉令有罪
是也



杜詩攬卷二